

Daisychain GJ Moffat

雏菊花环

(英国) G·J·莫法特 著 姚向辉 译



恐惧的极限，便是无尽的愤怒

英国新生代悬疑小说家
苏格兰最畅销小说榜前十名
英国惊悚小说惊艳处女作

Daisychain GJ Moffat

雏菊花环

〔英国〕G·莫法特著 姚向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雏菊花环 / (英) 莫法特 (Moffat, G. J.) 著 ;
姚向辉译 .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8
书名原文: Daisychain
ISBN 978-7-5447-2783-9

I. ①雏… II. ①莫…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8921 号

Daisychain by GJ Moffat
Copyright © 2009 by GJ Moffat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Hachette Scotland, an imprint of Hachette U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adline Publishing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08 号

书 名	雏菊花环
作 者	(英国) 莫法特
译 者	姚向辉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策划	王 楠
特约编辑	荣向欣
原文出版	Hachette Scotland, 2009 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27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783-9
定 价	3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三个天使——凯伊、霍莉和露西。

序 幕

她视线模糊，眼前血红。

又一下重击接踵而至。

她拼命呼吸，声音像是出自灌满糖浆的拨浪鼓，鲜血顺着喉管汩汩流入肺部。她咳出一团红色的薄雾。

又一声金属击中骨头的嘎嘣脆响。

体内有什么东西骤然断裂，她坠入虚空，坠落的过程迟缓而漫长，破碎的意识中浮现出一幅图像，她看见一张男人的脸，不，男孩的脸，顶多二十岁。

梦，她想。一个美梦。不，不是梦，是一段记忆。

万事即将终结，何苦记起这个？为什么非得是这个？既然要坠入死神那冰冷的怀抱，她更希望能抓住什么温暖的东西。然而，死神与温暖没有情谊，她将溺死在涕泗交流的记忆中。

两人坐在床头，一起裹着那条红色棉布大披巾，玻璃窗上淌落的雨滴汇成一条条的溪流，你追我赶，他们默默地打赌，看哪条溪流跑得快。两条雨水汇集成一条，同时壮大了声势。

壁炉里燃烧的木柴噼啪爆裂，吓了她一跳。一小团琥珀色的火苗落在旧地板上，熏黑了木料。

告诉他。

她把头搁在他的肩膀上，温暖的呼吸爱抚着他潮湿的皮肤，她尝到他的汗液，仿佛海水。她身体的热量深深渗入他的躯体，在骨髓里安顿下来。她把一只手塞进他的手里，反手紧紧握住，那棵橡树的枝条在抓挠公寓外墙。

告诉他。

他扭头面对她，她眼中有某种神情一闪而逝，在那一瞬间让她成熟得超越了年龄。

“怎么了？”他问。

“没什么，”她说，“没什么。”

就仿佛谎言重复便能成真似的。他感觉到她没有说实话，但恐惧阻止了他，他终究没有问出应该问的问题。他把疑虑送去了他储藏感情的那个地方，过去的这一个月，他感觉到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不去想，也不去谈论，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逼着她说出心里话，结果能有什么区别呢？他希望他这么做——把她推倒在床上，冲她吼叫，命令她说出来，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正在逼迫他们渐行渐远。但他始终没有这么做。

高峰时间临近，窗外的拜尔斯路越来越喧闹，他们躺回床上。棉布大披巾落下，露出两人赤裸的身体。他侧躺过来，用手指沿着她的肩膀向下抚摸，经过乳房，来到腹部。她伸手盖住他的手，紧紧按在小腹上。她想使劲用力，让他的手穿过皮肤、脂肪和肌肉，最后进入子宫，感觉一下正在生长的新生命的脉搏。

告诉他。

他感觉到她收紧了肌肉，误以为是情欲使然。他凑过去，张开嘴，吻上她，舌头滑过她的嘴唇，钻进她温暖的嘴巴。告诉他，一切都会顺利的，她心想。她随即被这个天真的念头逗得险些笑

出来。他们都刚从斯克莱德大学毕业，对各自选择的法律和建筑事业充满信心。她想要的正是一番事业，而非丈夫和孩子——她知道这很自私，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疏远他。他们怎么养得起孩子呢？

两人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她说服自己，她甚至不确定他是否就是她想与之共度人生的那个人。她的内心深处很清楚，驱使他们分开的是恐惧和犹疑，而不是爱情将尽时的自然衰败。可是，她强迫自己忘记这一点，让自己更容易接受离开他和流产的决定。

告诉他。

但是，她没有告诉她，而是导引他的手伸向她的双腿之间，提起身体迎合他，让自己沉醉于他的抚爱。

这次要做得完美些，她告诉自己。给他留下最美好的记忆，让他永志不忘，就像一张照片，虽然会随着时间流失而褪色，但永远不会消失。

她做到了。

事后，他站在面向街道的门口，双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望着她在雨中跑向地铁车站，鞋跟溅起朵朵水花。路灯亮起，发出嗡嗡轻响，在格拉斯哥冬日的晦暗傍晚中闪着脏兮兮的黄光。

她在地铁入口站住，他抬起胳膊挥手，她撩起脸上湿漉漉的头发，绽放笑容。他隔得太远，没有看清笑意并未进入她的双眼，甚至看不到她那与雨水交融的眼泪。

她暗自思量，够完美了吧？他突然走上街道，赤裸的双脚踏进门外的积水。雨很快打湿了他的衬衫，让衬衫紧紧贴在身体的轮廓线上，在她眼中，他仿佛赤身裸体。他把双手扣在嘴边，喊道：“潘妮，我爱你。”

告诉他。

第一天

星期一，早晨5时00分

肯尼迪·博伊德事务所是苏格兰最大的律师行之一，身为这里的一名非合伙律师，洛根·芬奇处理大笔交易时已经不再紧张。但他的信心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还记得当初每逢关键日子，他总会在凌晨时分冲进厕所，让前一晚的餐食倾泻而出。

他现在能从职业角度看待事物了——熬夜是企业律师这个光辉前程的预付款。三十四岁生日即将来临，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案子就快谈妥，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先前的代价并未付诸东流。

情况变了。

他在黑洞洞的公寓里睁开眼睛，半睡半醒，仍在梦境中挣扎。残像慢慢退去，现实渐渐渗入，刚才那个梦居然如此真实，在他内心深处激起了多么本源的情感，这让他非常吃惊。他按住胸骨，感到心跳又猛又快。

潘妮。

有段时间没有想到她了，此刻却梦到他们最后一次在旧公寓相聚的情形。不知道如今她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最近一次听鲍勃·克劳福德说她在香港，但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天哪，洛根，”他大声说，“忘了她吧。”

房间那么安静，他的声音显得过于响亮。他转个身，踏上木地板，从床头柜上拿起异常复杂的遥控器。他按了一下屏幕，面板亮起柔和的蓝光。

他揉着惺忪的睡眼，折腾了好一会儿，一连搞错几次，这才找到他在找的东西。随着一阵微弱的电子鸣声，占满公寓两面墙的落地窗的窗帘开始收拢。

他光着脚走到衣橱前，穿上皱皱巴巴的旧T恤和牛仔裤，戴上羊毛针织帽，走到落地窗前，拉开门，不由再次赞叹一大块玻璃和钢铁加上滑轨竟能轻巧至斯。他踏上铺着木地板的阳台，站在博斯威尔街尽头的尖塔大厦的十六楼，望向格拉斯哥的南部。

他衷心喜爱这套公寓，虽说抵押贷款让他资金紧张，不得不为了首付卖掉钟爱的旧奔驰。五年车龄的福特福克斯不符合他的性格，但人生这东西总是有得必有失。

“你可别被贷款拖累得流落奎尔街。”他母亲曾经这样说。

洛根不确定奎尔街具体位于什么地方，但自从六个月前搬进来以后，每次看到银行对账单，他都有已经身处其中的感觉^①。

他靠在铁栏杆上，对着二月的清冷夜空呼出长长一条白气。戴上帽子很明智，不过当脚下的凝霜开始融化，脚趾已冻得微微刺痛。

梦境迟迟不肯散去，搅起了昔日的情感。洛根深吸一口冰凉的空气，想让头脑清醒过来。他摘掉帽子，摸着剪得极短的头发。听见猫爪走在木地板上的滴答声，他转过身。那位老姑娘跳上木制庭院椅，蜷成一个毛球。

“喝咖啡吗，斯黛拉？”他问。

猫轻蔑地白了他一眼，慢吞吞地咕噜两声，趴下继续睡觉了。

“随你便。”

回想起猫怎么穿过敞开的后门，走进他以前那个带花园的公寓，他不禁笑了，当时一群哥们正聚在他家看足球，一人半打“斯黛拉·阿图瓦”啤酒^②下肚，它便有了自己的名字。

① 奎尔街（Queer Street）是个英国俚语，代表财政上的窘境。

② Stella Artois，比利时时代啤酒。

洛根走进敞开式厨房，打开咖啡机，拿起原声吉他，回到客厅等咖啡烧热。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想学吉他，但缺乏足够的耐心。一年前，他开始每周上吉他课，现在至少能弹出曲调了，甚至还能来一小段独奏什么的。他坐进沙发，练了几小节“里昂王族”乐队的歌曲，然后起身去取咖啡。

他倒了满满一大杯咖啡加牛奶，回到阳台上。右手边横跨克莱德河的金斯顿桥上，两辆警车疾驶而过，蓝色警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搏动着，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警灯闪烁而没有警笛伴之而来，这感觉有点怪异。也许因为路上车辆稀少，不需要拉响警笛。他坐进斯黛拉旁边的椅子，视线跟着蓝色灯光移向南方。他摸摸猫的脑袋，猫半是嘟囔半是咕噜（该称之为“嘟噜”吗）了一声。

“有人似乎倒霉了。”他对毫无兴趣的猫说。

2

上午5时15分

“他妈的闭嘴。”

这句话在她耳中就是这样，仿佛变成了一个单词。她拼命呼吸，但喉咙哽住了，又一声啜泣挣脱了出去。

“闭嘴。别讨打。”

口音很重，但她搞不清这男人来自何方，肯定不是她和妈妈曾经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她又试着吸了一口气，厢式货车里汗液和鲜血的臭味熏得她几乎呕吐。

他们杀死了我的妈妈。

她紧紧闭上双眼，试图让脑袋与现在发生的一切隔绝——他们一次又一次殴打妈妈时令人恐惧的声音，地板上泼溅的鲜血。她想妈妈肯定是死了。她没见过死人，但这不代表她会看错。

他们杀死了我的妈妈。

厢式货车碾过路上的坑洞，断裂的肋骨随之颤动。左脸肿了起来，早些时候麻木了的面颊和眼圈这会儿开始一下一下地跳痛，疼得难以忍受。肿胀愈发厉害起来，挤得左眼越来越难睁开。

他们杀死了我的妈妈。

她闭上眼睛，拼命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的，妈妈和她一样，只是受伤了而已。她会好起来的，警察会抓住他们，生活将会恢复正常——虽说只

是漂泊不定者的那种正常。

“我不喜欢格拉斯哥。”走出机场，站在灰蒙蒙的细雨中，她曾这样对妈妈说。

“这是我的家乡，”妈妈答道，“我出生的地方。等熟悉了，艾丽，你也会喜欢它的。我保证。”

在那以后，她哭过很多次。她想念她在香港的好朋友。她想念香港的炎热。而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疼痛让她昏厥过去。时间流逝。

再次醒来。头部一动就疼得要命，肿起的地方似乎有平时五倍大。车辆前面有个男人——驾车的那个人正操着某种外语在打手机。挂断电话，他把手机扔给乘客座上的人，接着用同一种语言争辩起了什么。两人偶尔换回英语说两句，但听懂的内容不足以让她跟上他们的对话。她感觉个头较高的同伴做了什么事情，让较矮较胖的驾车者很生气。

高个子扭头看她，把双手放在座位上。她看见高个子上沾着她母亲的血，干结的血块已经破裂。正是这个人让妈妈惨叫和窒息，她这辈子从未比恨他更恨任何人。高个子注意到她在看自己的手，于是从座位上抬起手，挥舞着给她看。驾车者朝着他的胳膊狠狠地打了一拳，用外语说了句什么。高个子转过身去，不用看着妈妈的血了，她松了口气。

两个男人沉默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她意识到自己的右手攥着什么东西。她松开右手，用左手抚摸着那张光面照片。

爸爸。

她六岁的时候，妈妈将爸爸的这张照片给了她，那是漫长的六年之前，属于迥然不同的另外一段人生。她把照片摆在五月台街住处的床头柜上。她对父亲的了解仅限于此。当那个男人闯进房间时，妈妈在走廊对面喊叫，她一把抓起这张照片，紧紧地攥在拳头里，哪怕在那男人一遍遍殴打她的时候也没有松手。

沉默中，泪水顺着面颊流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妈妈曾经这样说过。
她学得很快。

第一课：出声就会挨打。她已经得到了教训。

3

早上6时40分

“接电话，贝琪。”尖厉的电话铃再次鸣响，汤姆·欧文推推妻子的脊背，“赶快，别把小人儿吵醒了。”

“好的，好的。”

蕾蓓卡·欧文探员被陡然惊醒，心脏险些从嗓子眼里跳出去，她都好似能听见它扑通一下掉在床边地板上的声音。她伸手去抓话筒，第一下抓了个空，碰得电话和闹钟撞在一起，到第二下才抓住话筒，连忙拿到耳边。来电者是皮特街斯克莱德警察总局的一名文职接线员。

唉，老天在上。第一天哪，可别这样。

“是欧文探员吗？”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是的。”

“有巡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出警到五月台街十一号，请求刑警部门协助。在城南的吉夫诺镇。”

欧文在黑暗中摸索床头柜上的记事本，很快意识到她在拿电话的时候把记事本碰掉在了地上。

“稍等。”她说。她用一只手盖住听筒，伸出另一只手拧亮台灯。丈夫大声地抱怨着什么翻了个身，扯过她身上的羽绒被，盖住脑袋。时间太早，暖气还没开，二月的寒意随即袭来。她再次被丈夫惹恼了，一使劲把羽绒被拽回来盖在身上。

她从地上捡起记事本和钢笔，等了几秒钟，让眼睛适应光亮，这才开口。

“请再说一遍地址，谢谢。”她对电话另一头的接线员说。

她把详细地址写在记事本上，看了一眼闹钟，在地址旁边记下时间。

“好了，啥事儿？”她问。

啥事儿？多么职业化的说法。

“巡警报告有非自然死亡案件，请求刑警加入调查。”

“好的。”

“今天早晨列出的联络人是你和夏普探长。”

“我知道。”

“我这就给夏普探长打电话。”

“谢谢。”

通话结束，她把电话放回充电底座上。

“汤姆，”她对床上身旁的男人说，“我得走了。8点钟你得把孩子弄起来，送托儿所。”

“怎么，又是我？贝琪，今天轮到你。”

她叹了口气，用胳膊肘轻轻按摩他的脊背。这家伙为什么永远这么难相处？

“汤姆，今天是我在刑警队的第一天，必须随时待命。”

“所以呢？”

他们昨天晚上已经讨论过了这件事情，可现在他又变回了暴躁任性的老样子，刚约会的时候还觉得挺惹人喜爱，但这会儿她可不想要这个。她使出浑身力气一扯羽绒被，他转过身，对着灯光直眨眼。“南边报告有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件。”她说。

他继续眨眼，揉着眼睛。

“很可能是谋杀，汤姆。我报到的第一天，第一次受召出任务。”

说到谋杀这个词，她的声音有些发颤，这让她自己都很惊讶。